

THE GUN SELLER

我不是恐怖分子



HUGH LAURIE

[英] 休·劳里◎著 郑一帆◎译

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THE GUN SELLER

我不是恐怖分子



HULH LAURIE

【英】休·劳里◎著 郑一帆◎译

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我不是恐怖分子/(英)劳里著;郗一帆译. —上海:
上海文艺出版社, 2011
ISBN 978-7-5321-4284-2

I. ①我… II. ①劳… ②郗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英国-现代 IV. ①I56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1)第 242134 号

THE GUN SELLER by Hugh Laurie

Copyright © 1996 by Hugh Laurie

All rights reserved.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:09-2011-603 号

特约策划:潘丽萍

责任编辑:夏宁

封面设计:金 刚

我不是恐怖分子

〔英〕休·劳里 著

郗一帆 译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地址·上海绍兴路 74 号

电子信箱:csbcm@public1.sta.net.cn

网址:www.slcm.com

总经銷 宁波市大港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890×1240 1/32 印张 10.5 字数 250,000

2012 年 1 月第 1 版 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321 4284-2/I·3312 定价:28.00 元

献给我的父亲

衷心感谢作家兼节目主持人斯蒂芬·弗赖伊为本书所写的评论；感谢金·哈里斯和萨拉·威廉姆斯他们那超乎寻常的品位和智慧；感谢我的文稿经纪人安东尼·戈夫给予我无限的支持和鼓励；还要感谢我的演艺经纪人洛兰·汉密尔顿不介意我同时还拥有一位文稿经纪人；最后要感谢我的妻子乔，我对她的感激之情用这样一本书也难以穷尽。

第一部

—

今天早上我看到一个人，
他还不想死。

P. S. 斯图尔特

想象这样一种情况——你不得不扭断某人的胳膊。

左边还是右边并不重要。关键是必须把它扭断，如果你不这样做……
好吧，这也并不重要。假设你不这样做就会有麻烦。

现在我想问的是，你会一下子弄断——咔嚓，噢，抱歉，让我帮你戴上夹板；还是把这个过程拖到整整八分钟，有节奏地、一丝一丝地加大力量，直到对方的脸由粉色变成绿色，身体由冰冷变成滚烫，直至爆发出无法忍受的惨叫？

其实，当然了，唯一正确的方法就是尽快完事。扭断胳膊，喝上几口白兰地，继续去当你的守法公民。不会有其他答案。

除非。

除非，除非，除非……

如果你恨自己手中那条胳膊的主人呢？我是说非常非常恨。

这便是我现在需要考虑的事。

这里的“现在”指“那时”，也就是我正在描述的时刻：我的手腕被抵在脑后、左侧的肱骨断成两截（很可能更多截）并有气无力地凑在一起，没错，就在这一系列倒霉事的前一刻。

我们说过的那条胳膊就是我的。不是抽象，也不是想象出来的。骨头、皮肤、汗毛、手肘上一小块白色的伤疤，那是在盖茨山小学碰到蓄热器后得到的奖赏，这些东西全是我的。现在身后那人抓住了我的手腕，用近乎暧昧的态度让它抵住我的脊梁，不得不考虑他恨我的可能性。我是说非常非常恨。

时间好像已经凝固了。

他姓雷纳，但名字叫什么我不清楚。反正我不知道，你们大概也没有头绪。

我觉得某个地方的某个人肯定知道他的名字，并以此给他洗礼，以此叫他下来吃早饭，还教他如何拼写；其他人肯定用这个名字请过他到街对面的酒吧喝一杯，或是在做爱时呻吟过，又或是填在一张人寿保险的申请单上。我敢肯定这些事别人都做过。只是很难想象，仅此而已。

我觉得雷纳比我大十岁。这没什么关系，也没有不对劲的地方。我和很多比我年长十岁的人保持着良好、亲密的关系，不会动不动就扭断对方的胳膊。比我年长十岁的人基本上都是令人钦佩的。但雷纳比我高三英寸，重四英石^①，暴力度也至少超出我八个等级，不论采用什么样的分级标准。他长得还不如一片停车场，光秃秃的大脑袋活像个插满螺丝的气球；凶巴巴的扁鼻子好像是被入用左手（甚至可能是左脚）画上去的一般，在粗糙的额头下一块倾斜、不规则的三角地带延展开来。

然后，我的上帝啊，多么壮观的额头。砖头、小刀、酒瓶和驳斥都会被这一巨大的平面弹开，只在稀疏、粗大的毛孔中间留下一些微不足道的伤痕。我觉得这是我一生中在人类皮肤上所见最为稀疏、最为粗大的毛孔，不由得将我的思绪带回达尔比蒂^②那片公共高尔夫球场的球洞区，回到一九七六

① 英国重量单位，一英石相当于六点三五千克。

② 达尔比蒂，苏格兰的一个小镇。

年漫长而干燥的夏末。

目光转到侧面，我们可以发现雷纳的耳朵紧紧贴着头皮，而且很久以前就被人咬过，因为左耳绝对是上下颠倒，或者内外翻转，又或者要你花很长时间才能意识到“哦，原来是只耳朵”。

除此之外——为了确保不遗漏这一信息——雷纳在黑色高领套头衫的外面套了一件黑色皮夹克。

但想必大家一定明白了。雷纳完全可以换上一套闪闪发光的丝绸服装，每只耳朵后面再别上一朵兰花，紧张的过路人还是会主动把钱交给他，之后还会想自己是不是欠他钱。

碰巧我不欠他钱。我绝不会向雷纳这类人借东西，如果我们之前相处得好点儿，我可能会建议他和他的同伴在领带上绣上特殊的图案，以明示他们参与的某个党派。也许可以使用交错的花纹。

但就像我提到的，我们相处得并不好。

独臂格斗教练克利夫（我知道，你一定好奇——他教徒手格斗，但只有一只手臂——可生活偶尔就是这样）曾经对我说，痛苦都是自己造成的。别人可能会打你，用刀子捅你，或者试图扭断你的胳膊，但痛苦是自己的作品。因此，他还认为一个人完全有能力摆脱痛苦的困扰；这家伙去日本待了两个礼拜，回来后就迫不及待地跟我胡说八道。三个月后，克利夫在一次酒吧斗殴中丢了性命，死在一位五十五岁的寡妇手上，看来以后都没有机会反驳他的谬论了。

痛苦时不时就会降临到你头上，而你只要想尽办法来应付就可以了。

目前为止，唯一对我有利的就是我还没出一点声音。

这和勇敢扯不上关系，你明白的，我只是还没抽出空来。到现在为止，雷纳和我一直死死地顶在墙壁和家具的夹角里，双方都大汗淋漓、一声不

吭，只有偶尔的哼唧证明我们都没有走神。但现在，差不多再过五秒钟，要么我昏过去，要么我的胳膊被扭断，此时是打破沉默的绝佳机会。而声音是我想到的唯一方法。

我用鼻子深吸了一口气，挺直了身子，尽可能靠近他的脸，屏住呼吸，然后用日本武术中称为“气合”的招数——基本上就是大叫一声，只是距离有点近——我的叫声太大、太吓人，也太他妈突然了，连我自己都给吓到了。

至于雷纳嘛，和我设想的差不多，他极不情愿地躲向另一侧，放开了我的胳膊大约十二分之一秒。我用尽全力用头朝后撞向他的脸，可以感觉到他鼻子的软骨慢慢贴合了我后脑的轮廓，某种滑滑的、湿湿的液体在头皮上扩散开来；紧接着我的脚后跟猛然踢向他的裆部，在与他的大腿内侧摩擦一阵后终于和那话儿发生了剧烈碰撞。这时，十二分之一秒已经过去，雷纳不再扭着我的胳膊，而我突然间意识到自己的衣服已经被汗水浸透。

从他身边走开后，我像只圣伯纳犬一样踮着脚乱跳，四下寻找武器。

这场十五分钟一回合的职业选手与业余选手的对决赛，发生在贝尔格拉维亚^①一间装饰并不美观的小客厅中。室内设计师的工作糟糕透顶，几乎所有室内设计师都能无一例外地保持这种丑陋的风格；但此时此刻，他或她对于沉重物件的偏爱帮了我一个大忙。我用还能动的那条胳膊选了一尊十八英寸高的佛像，发现对于我这种只能使用单手的人来说，这小家伙的耳朵握起来刚刚好。

雷纳正跪在地上，朝着一块中国地毯呕吐，不停地为其重新上色。我瞄准了位置，使出全身力气，反手向他挥去，佛像底座的一角正好打在他左耳后那块柔软的地方。随后是一声闷响，只有当人类的身体组织遭受攻击时才会发出这种声音；伴随着这一声响，他倒了下去。

我没空去关心他是否还活着。可能这有点冷血，但随你们说吧。

① 贝尔格拉维亚，伦敦的富人区。

我擦去脸上的汗，径直穿过客厅。我竖起耳朵，但即便屋里或外面街上真有声音我也不会察觉，因为我的心里像揣了一台公路钻机。也可能是外面真有一台。我忙着没命似的大口吸气，已顾不上别的了。

我打开前门，冷风一下子打到我脸上。浑身的汗水稀释了手臂的疼痛，稀释了一切，我闭上双眼，任其滑落。这是我最美妙的经历之一。你可以说我的生活一团糟。但你也看到了，谁都有时来运转的时候。

我把门插好，下台阶，来到人行道上，点燃了一根烟。渐渐地，那颗脾气不怎么好的心脏平静下来，呼吸也随即平缓下来。手臂还是很疼，我知道这种情况即便不要几周，也要持续好几天，幸亏我不用这只手抽烟。

重新回到屋里，看到雷纳还躺在原地，身下一摊呕吐物。他死了，或是受了重伤，不管哪种情况都意味着至少五年监禁。表现不好可能会加到十年。在我看来，这糟透了。

实话实说，我坐过牢，但是只有三周，当时实在没有别的办法了。我每天都得和一个闷葫芦下两次国际象棋，那家伙是西汉姆联队的球迷，两只手各刺着一个“恨”字；我们用的象棋缺少六个兵、两个象，还没有车。那时你才会珍惜生命中的一切小事，例如监狱以外的日子。

慢慢地我因为这些事陷入沉思，思绪蔓延到我从没去过的旅游胜地，然后我意识到那阵轻轻的、凌乱的摩擦声并不是来自我心中，也不是肺部，更不是我身体的其他任何部位。这声音肯定是从外面传来的。

什么人或什么东西正试图悄无声息地走下楼梯，但这完全是徒劳。

我把佛像放回原处，拿起一个石膏做的台式打火机（丑得不行），慢慢走向那扇同样丑陋的大门。你也许会问，一个人怎么能把大门弄得这么丑呢？这确实需要点工夫，但相信我，顶级的室内设计师在早饭之前就可以搞定。

我试着屏住呼吸，但失败了，所以我是喘着粗气等待着。某处的电灯开关被人打开，过了一会儿，随即又关上了。开门，等待，什么也没有发生，关门，站定，思考，走进客厅。

紧接着是衣服的摩擦声，柔软的足球，突然我意识到自己紧握打火机的
手松开了，如同解脱一般靠在墙上。因为即便是在我害怕、受伤的时候，我
都不相信莲娜·丽姿的“花之花”香水会和危险扯上关系。

她在门口停下了，环视房间。灯是关着的，但窗帘全都开着，街上的灯
光已经足够了。

当她注意到雷纳的身体时，嘴已经被我的手捂住了。

就像好莱坞电影和上流社会所规定的礼节一样，我们先来了一段开场
白——她试着大喊，咬我的手掌，然后我让她安静点，因为我不伤害她，除
非她喊出声来。结果她还是喊了，于是我动手了。标准的流程，真的。

不一会儿，她就坐在那张丑陋的沙发上，拿着半品脱苹果酒（我原以为
是白兰地），而我则站在门旁，一副“你心里想什么我都能看透哦”的表情。

我把雷纳翻过来，使他侧卧，这有利于他恢复意识，避免被自己的呕吐
物呛死，或别人的呕吐物，如果真有人吐的话。她想起身去照顾他，确认他
是否没事——枕头、湿布、绷带，一切能让旁观者感觉好起来的東西——但
我让她待着别动，因为我已经叫救护车了。另外，一般来讲，别管他才是
上策。

她开始轻轻地发抖。由握住杯子的双手开始，然后上升到肘部和肩膀，
她每看一次雷纳都会加剧身体的颤抖。其实并不难理解，半夜时发现自己的
地毯上有个死人和一摊呕吐物，发抖对于一般人来说再正常不过了，但我
不想让她的情况越来越糟。我用打火机点燃了一根烟——天呐，连火苗都
那么丑——在苹果酒让她兴奋并开始发问之前，我得试着套出尽可能多的
信息。

我在房间里看到她的脸庞三次：一次是在壁炉架上方的银质相框里，她
戴着一副墨镜，坐在滑雪缆车上；一次是在窗户边一幅糟糕的大型肖像油画
里，画家肯定不怎么喜欢她；另一次，也绝对是最清楚的一次，就是在十英尺

远的沙发里。

她最多不过十九岁，肩膀方方的，棕色的长发在脑后缓缓摆动，消失在脖子下方。高耸的颧骨圆圆的，暗示她有东方血统，可是一旦看到她的眼睛，这种印象就会消失——她浅灰色的眸子又圆又大。不知道这样说是否合理。她穿一件红色的丝质晨衣，一只气派的拖鞋挂在脚趾上，鞋面上还露着金色的线头。我扫了一眼整个房间，但没有发现另一只。也许她只买得起一只吧。

她清了清嗓子，问道：“他是谁？”

在她开口之前，我就应该猜到她是美国人。因为她太健康了，不可能是其他国家的。话说回来，他们美国人的牙是怎么长的？

“他叫雷纳，”我回答道，然后意识到这还算不上一个答案，补充说，“他是个危险人物。”

“危险？”

看起来她很担心，这种反应就对了。她也许在想——就像我想到的那样——如果雷纳是个危险人物，我把他杀了，那么按照等级来说，我就成了更加危险的人。

“危险。”我重复了一遍，眼睛盯着她看，她则避开了我的目光。她好像抖得没那么厉害了，这很不错。也可能是她的发抖频率碰巧和我同步了，所以我不太能注意到。

“好吧……他在这儿干什么？”她最后问，“他想要干什么？”

“很难说。”至少对我来说很难，“也许他是冲着钱来的，也许是为了银……”

“你是说……他没告诉你？”她的声音突然大了起来，“你连他是谁都不知道就打他？他来这里干什么？”

尽管受到了惊吓，她的头脑还算清楚。

“我打他是因为他想杀我，”我说，“我就是这样的人。”

我试着像个无赖一样微笑，但是从壁炉架上的镜子里看到自己的尊容，发现没能成功。

“你是这样的人，”她没好气地重复着我的话，“那你又是谁？”

现在到了紧急关头，我一定得非常小心才成，不然局面会突然变得比现在还要糟糕。

我装出一副吃惊的表情，可能还有一点伤心。

“你没认出我吗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呃，太奇怪了。芬彻姆。詹姆斯·芬彻姆。”我伸出手，见她没有反应，便用那只手平静地捋了捋头发。

“那只是姓名，”她说，“不能说明你是谁。”

“我是你父亲的朋友。”

她想了一会儿。

“生意伙伴？”

“差不多。”

“差不多。”她点了点头，“你是詹姆斯·芬彻姆，差不多是我父亲的生意伙伴，你刚刚在我家里杀了人。”

我把头歪向一边，好像在说：“没错，有时事情就是这么神奇。”

她又一次露出了牙齿。

“就是这样？这就是你的履历？”

我又露出那种无赖般的微笑，但还是没什么效果。

“等等。”她说。

她看了看雷纳，然后坐直了一些，好像突然想到了什么。

“你没打电话，对吧？”

认真想一下的话，综合现有的信息，她肯定快二十四岁了。

“你是说……”现在轮到我局促不安起来。

“我是说，”她说道，“根本就没有救护车开来这里。上帝啊。”

她把酒杯放在脚边的地毯上，站起身向电话走去。

“你瞧，”我说，“在你做傻事之前……”

我开始朝她走去，但她转身的样子让我明白了一点——待在原地也许是个更好的主意。接下来几周我可不想把时间都用来从自己脸上清理听筒碎片。

“你待着别动，詹姆斯·芬彻姆先生，”她警告我说，“这可不是傻事。我要叫救护车，还要报警。这是全世界都认可的做法。手持大棍子的人会过来把你带走的。根本不是什么傻事。”

“你瞧，”我解释道，“我说的不全是实话。”

她转过身看着我，眯缝起双眼。这么说应该不会引起歧义吧。是在水平方向眯缝，而不是垂直方向。我觉得应该是“缩起眼睛”，但没人这么说过。

她眯缝起双眼。

“‘不全是实话’是什么意思？你只跟我说了两句话，所以其中一句不是真的？”毫无疑问，她把我问住了。遇上大麻烦了，好在她只拨了第一个“9”^①。

“我姓芬彻姆，”我说，“我确实认识你父亲。”

“好吧，他抽什么牌子的烟？”

“登喜路。”

“他从不抽烟。”

她可能将近三十岁了，也许已经三十了。在她拨第二个“9”的时候，我深吸了一口气。

“好吧，我不认识他。但我是来帮他的。”

“没错，你是来修淋浴喷头的。”

^① 英国的报警电话为 999。

大胆猜一下吧，三十九岁。

“有人要杀他。”我说。

接着是一阵微弱的咔嚓声，我可以听到有人在问需要什么服务。她缓慢地朝我转过身来，把听筒从脸旁拿开。

“你说什么？”

“有人要杀你父亲，”我重复了一遍，“不知道是谁，也不知道为什么。但我正试图阻止他们。这就是我的来历，也是我在这里的原因。”

她盯着我看了很长一段时间。某处的钟滴答作响，真够难听的。

“这个人，”我指着雷纳说，“和这件事有关系。”

她认为这很不公平，我看得出来，因为雷纳现在很难反驳我的观点；所以我的语气和蔼了一些，紧张地四下张望，仿佛我和她一样困惑、苦恼。

“我不能断定他是来杀人的，”我说，“因为我们没什么交谈的机会。但这并非不可能。”她继续盯着我。接线员还在一遍一遍地说着“你好”，可能已经开始追踪通话来源了。

她在等，但等什么我并不清楚。

“救护车。”她最终说道，眼睛还是没从我身上移开，然后微微转身，报出了地址。她点了点头，然后慢慢地、非常缓慢地把听筒放回原处，朝我转了过来。两人沉默了——有些沉默一旦开始你就知道会持续很长时间——所以我又点了一根烟，还把烟盒递给她。

她往我的方向走来，但停住了。她比从房间另一端看来矮了一些。我又笑了笑，她从盒子里拿了一根烟，但没有点燃。她只是慢慢地把玩，接着一对灰色的眸子又开始盯着我看。

我说的“一对眸子”就是指她的那一对。她并没有从哪只抽屉里掏出一对别人的眸子，再让它们盯着我看。她用自己那对巨大、苍白、灰色、苍白、巨大的眸子盯着我。那种眼神可以使成年人对自己胡言乱语起来。看在上帝的分上，振作点。